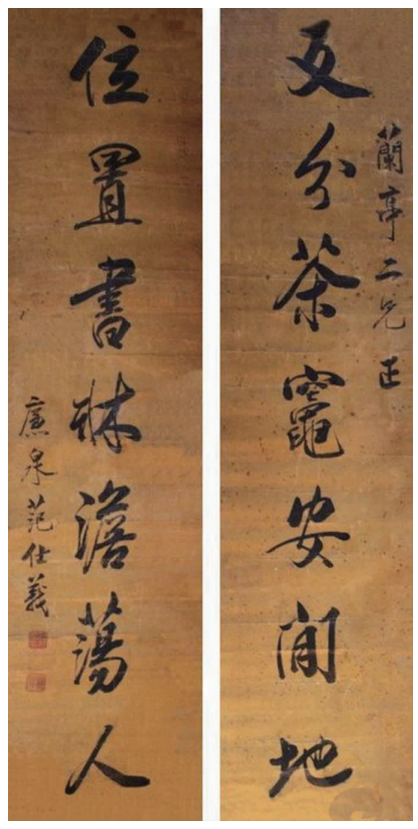
如东日报

政声人去后　民心自有衡

——“佛子”知县范仕义

□ 吴剑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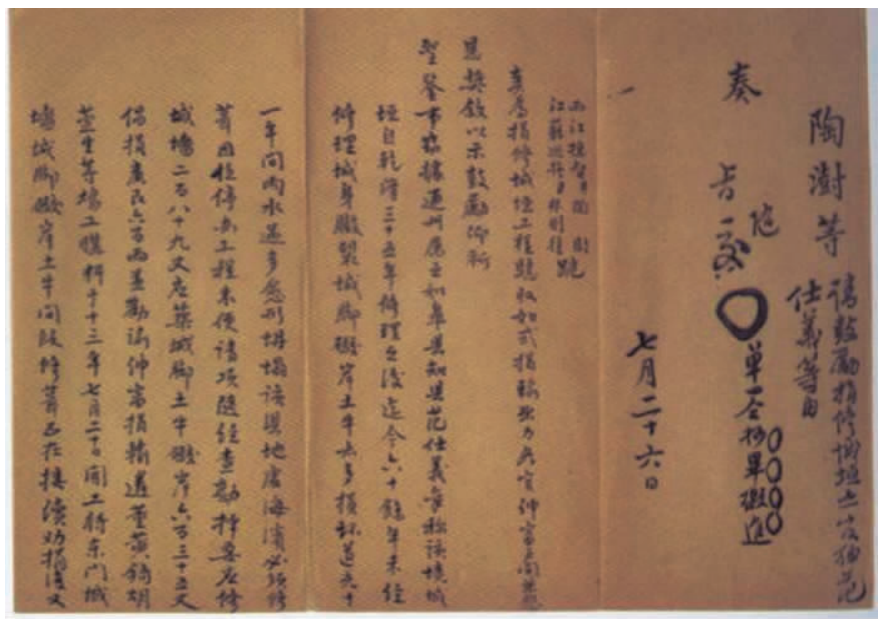


范仕义书法对联　陶永华藏

范仕义(1785—1865)，字质为，号廉泉，云南保山人，清嘉庆十九年(1814)进士，在浙江、江苏历任孝丰、宝山、仪征、如皋、常熟知县，后任江宁同知、署通州直隶州知州，官至五品。

范公仕宦江南多地，但时间最长的当数如皋县。道光年间，范公五任如皋知县，历时十四年，是如皋县历史上任届最多、累计任期最长的县官。范公在地方上多有建树，如主持修《如皋县续志》，兴儒学，立安定碑，修县衙、慈善堂，募修城墙，挑龙游河，浚护城河，建宏济闸，捕蝗收脑，重农桑等等。范公体恤民情，民众受其恩泽颇多。《民国如皋县志》载：“范公精射(注一)，工奕，尤善擘窠(注二)，书有欧、苏(注三)之遗风焉。为人宽平仁恕，与民不扰，民德之，呼为‘佛子’。”当他再复任如皋知县时，皋民为这位父母官撰了一付对联：“士民皆慰望，父母喜来归”颂之。

因范公主持修复如皋城墙有功，道光十六年七月十二日(1836 年 8 月 23 日)两江总督陶澍会同江苏巡抚林则徐特向道光皇帝上呈《为如皋捐修城垣工程出力官绅请奖折》，奏疏称：“据江宁布政使杨簧详请具奏前来，臣等复查，该县范仕义首先捐廉(注四)，并督绅董妥为劝捐，共得工料银一万二千八百两，先后修理完竣，俾资保障，实属出力。合无仰恳圣恩，准予分别奖叙，以示鼓励。”(《林则徐全集》第二册 奏折卷，海峡文艺出版社，2002 年)



1836 年林则徐、陶澍“奏请鼓励捐修城垣之官绅范仕义等由”奏折，现藏台北故宫。

范公居官 30 余年，先忧后乐，重农桑，兴文教，洁己爱民，政绩显著。所任之处，俱政声斐然。道光六年(1826)署任宝山县知县事，“初至，即以兴起斯文为己任，既念宝山百余年来未有书院，首捐廉俸。训导章谦存、主簿周恭寿交赞之。创建学海书院于庙学东偏，按月课(注五)上，所识拔多寒畯(注六)”(清光绪八年《宝山县志》)。宝山学海书院被列为当今《上海市志 大事记》103 件大事之一。清同治《江宁府志》载：“范仕义，号廉泉，保山人。道光中知江宁县。听断明决，廉政有声；咨访利病，勤求民隐……尝欲修县志，未果。其治如皋疏水利，人尤怀之。”在如东的一些家谱中，还载有族人参加县学考试时，范公的命题和答卷后的评语多则。

范公十分重视慈善公益事业。掘港同仁堂为清嘉庆十五年 (1810 年) 里人王有芳、杨彩田创立。主要善事为施棺、施药、放赈。后因为经费缺乏，而难以为继。安徽桐城人姚城(字侣梅)于道光十年(1830)到掘港出任主簿。他在《同仁堂碑记》中说：“皋东北枕大海，其土地斥卤，其民性诚朴，敦宗睦族，里中有善举，争趋(注七)赴之恐后，其俗然也，故称易治。庚寅(注八)之秋，余始承乏(注九)兹土，既来之期年(注十)，乐其政之简，而忘余之陋也。暇则从士大夫问治之所急”，得知同仁堂经费入不敷出，因此发动各界人士捐资，“家喻而户晓，旬日之间，踊跃乐施……”为使同仁堂取得合法身份，姚侣梅呈文范公，要求如同皋城继善堂那样获得批准。范公阅后特地写了一篇《同仁堂叙》：“自来王道必本于人情。准乎人情之宜，即合乎天理之正。……皋邑之东，惟掘港为巨镇。旧有同仁堂为荒年赈饥而设，其后则踵行善举。施药饵以起沉疴，置榃(注十一)木以免藁葬，开义冢以归无主，造水龙以备不虞，兼之养老，则老有所终，育幼则幼有所遂。噫嘻！凡此皆仁人君子之所为，其用心亦良厚矣。惜经费不敷，司事者难以筹办，不几有中废之虞乎！时皖桐侣梅姚君分防于此，与都人士持兴复之议……群乐相从，捐输者争先恐后，使将废之局焕然而新……因商于余曰：邑内近有继善堂之举，已奉文允准。掘港僻于一隅，其一切章程可仿而行之，不亦善乎？余曰：是诚事之不可缓者。邑之近者可行，邑之远者亦无不可行。四境之内，不乏乐善好施之家。若南乡、西乡、北乡亦仿而行之，则救灾弭(注十二)患、哀死问疾、养老慈幼、矜(注十三)孤恤寡无不可推此而就理也……”。从这篇叙文中可以看到范公不仅关心掘港同仁堂，而且希望在如皋各地推而广之。对于热心慈善公益事业者，范公大力褒扬。岔南人汤澍(shù)热心公益，曾捐田办学，范公书写“名行高洁”匾额褒之。道光十四年(1834)发生大饥荒，岔河人许殿魁仗义疏财，范公赠以“惠及桑梓”匾额。

范公工书，尤善写大字，掘港国清寺中门堂上方镶有“国清古刹”四字的寺名石额，即为其于道光十年(1830)所书，其书气秀色润，意和笔调。栟茶康氏宗祠“仰承先训”的匾额亦出自范公手笔。范公离任如皋知县后，曾一度寓居友人王俊的马塘晚香园(注十四)。范公在《卸事移居晚香园》诗“搦管临池(注十五)聊作达”一句后有夹注：“求书者甚众”，可见其书法受欢迎的程度。清光绪《宝山县志》亦说他：“喜作字，公退，据案疾书，求者无不应。”如今，如东民间仍然存有范公的墨宝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范公为文淳雅，善撰对联。在南京著名的莫愁湖的对联：“国士难逢，一代云龙留胜迹；美人已去，千秋海燕识芳名”、胜棋楼联：“烟雨湖山六朝梦；英雄儿女一枰棋”和六宜亭联：“黄叶一枰和月冷，绿荫双桨载春多”，均出自范公之手，为游人所赞赏。

范公尤长于诗，清丽间远，有唐人之风。清道光十九年 (1839)冬，在离任后准备赴京觐见(注十六)道光皇帝的等待期间(范公曾经奉诏三次觐见道光皇帝。)，范公寓于马塘晚香园，将中进士以来二十多年的诗作进行整理，第二年带到京城，请云南同乡、工部主事戴絅孙进士为其精选出数百首，归来后由幕友陈溶编成四卷，结集为《廉泉诗钞》。陈溶的《廉泉诗钞》跋：“己亥孟冬，廉泉刺史将有入觐之役。卸事，居皋东之晚香园……乃辑其生平大著……”即述该事。道光二十年(1840)正月，范公在晚香园为马塘《东院王氏重修家谱》作序。

现在整理《廉泉诗钞》者是作者的五世孙范国富和六世孙范康捷。据整理者介绍，《廉泉诗钞》于清道光二十二年(1842)出版于江苏南京。昆明诗人许印芳收集廉泉诗作 180 余首，编入《滇诗重光集》。民国元年，于晦若(式枚)以原印本赠云南腾冲革命先驱李根源先生。李后来得到《廉泉诗钞》全本，收入他所主持编辑的《永昌府文征》。民国三十年再版发行。数年前，承范国富先生惠寄笔者一册《廉泉诗钞》。

丰利汪为霖的遗稿由其养子汪承镛搜集整理编刻而成《小山泉阁诗存》。范公于道光十七年(1837)主修的《如皋县续志·卷七·列传人物》里将汪为霖列入时提起该著作。汪承镛于清道光二十年(1840)将其重刊。道光二十五年(1845)寄给范公，并请范公为之作序。范公在这年十月作的序中说：汪为霖之诗“刊深华而标新颖、揉理趣而诣高明，晚年之化尤更之可传。”嗣后，汪承镛又将《小山泉阁诗存》进行了补刻。

道光二十一年(1841)，范公第五次到如皋出任知县。在任上追慕兰亭韵事，补楔(注十七)于江左才子冒襄的别墅——水绘园。他请当时南北驰名的画家汤贻汾作《水绘园补禊图》，遍征题诗者四十二人，一时传为佳话。范公离开如皋时，没有带走此图卷，将之交予如皋张锡九，张之后人曾请张謇、沙元炳等题识。对此雅事，沙元炳评范公：“刺史以进士五莅如皋，在官几十年，时岁丰人和，政尚清简，温温无所试，独好与邑中荐绅长者游。登高选胜，更倡迭酬，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。”(沙元炳题范仕义《水绘园补禊图》)。

《廉泉诗钞》中收有范公在皋东视察期间的作品十多首，我们从这些诗作中不仅可以领略当年皋东的风土人情、欣赏其文采，还可以了解其人品格调。

从《孙家窑》中的“户习陶瓿(注十八)业”我们可以了解近两百年前孙家窑砖瓦业的繁荣。从《栟茶道中》的“海云遮屋角，沙鸟上林梢。生计鱼盐足，安居乐远郊。”可知栟茶物产丰富，民众安居乐业。如东历史上农村有利用风车取水灌溉的传统，至今河口、新林等地还有叫“风车头”的地名。可是很少见诸于文字记载。范仕义的《风车》诗为我们还原了风车取水灌溉的场景，他在诗歌开头的小引中说“皋邑取水灌田于河岸，立四柱，中设一柱为枢，上下有轮，列八帆于旁，以布为之，随风运转，各就其势，引水而上，诚巧制也。”作者将坐船途中观察到风车的情景描述如下：

古有圣知人，制作巧灵奇。
宫室易巢居，耒耜勤民时。
流传既已久，取法遥相师。
拙者之所用，无非巧者为。
吴陵广田亩，灌溉必先施。
后来遗斯制，因地得其宜。
是名曰风车，高架水之湄。
下轮引水入，上轮任风吹。
风随轮自转，八面互推移。
活水汩汩来，禾苗满东菑(注十九)。
似触天机动，毋劳人力疲。
我来停舟望，帆影飞横陂。
今年幸不劳，喜作丰年词。(去秋大水)

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知道当年风车的设置、运作，从中也感受到作者关注农业生产的情怀。从范公在诗《舟至马塘值雨》中写有：“入秋天少霁(注二十)，近海地多风。何事关心甚，相期乐岁丰。”和在诗的尾注中说：“时秋雨太多，恐伤禾稼。”以及在诗《一冬都酿雪》(丁酉正月初二因公至岔河，舟中遇雪)的“膏流土脉肥”“预卜农祥喜”等诗句中，我们同样有此感受。

范公勤于政务，到皋东往往行程匆匆。他曾经数次因公到掘港，都未能得闲到当地名胜碧霞山一游，直到第五次出任如皋知县时，终于在公余之暇了却心愿。他在掘港场主簿姚城(字侣梅)、掘港场大使单懋图(字阆亭)陪同下游兴甚浓，写下题为《频年作吏依沧洲(注二十一)》的长诗，有“九月十三日同单阆亭、姚侣梅登掘港土山碧霞寺远眺。”的小引和“余数年来往，未登此山。”的夹注。诗歌的最后写道：

同来揽胜愜心赏，盘桓竟日忘淹留(注二十二)。
忘淹留，乐唱酬。
水天上下涵一色，海风飒爽鸣飕飕。
倒吸金尊散百忧，浮云富贵何所求？

的确，范公对于浮云富贵无所求。他崇尚做官清正廉明，做官多年，身无长物。这在他寓居马塘晚香园的大年夜所作《寓园除夕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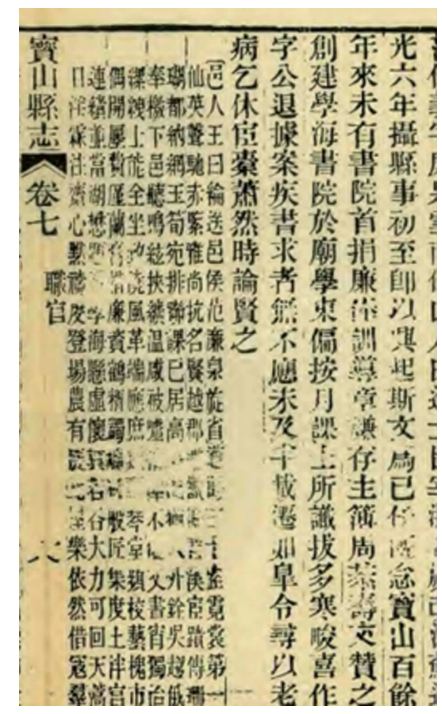
浪迹无由定，萧然到岁除。
退闲人事厚，养拙世情疏。
丙夜(注二十三)频烧烛，辛盘(注二十四)好荐蔬。
家人团聚处，饮酒独先余。

在“养拙世情疏”一句后的夹注：“邑人知余贫，多以薪米相馈者。”中可见其清贫得需要友人馈赠柴米。清光绪《宝山县志》“卷七 职官”载：“范仕义……寻以老病乞休，宦橐(tuo)萧然。时论贤之。”中“宦橐萧然”之“橐”，乃一种口袋，意为囊中空空也，亦印证范公之清廉。

范公为官“政声卓著”“廉政有声”，不仅“时论贤之”“人德之”“人尤怀之”，还芳流后世，清同治《如皋县续志》《江宁府志》都为之立传，在宝山任职“未及半载”，但《宝山县志》亦为之立传，实为不易。其同乡、云南独一无二的状元袁嘉谷评其曰：“廉泉立功立德不待言，立言而论，抒情惬性，无不稳之句，无不达之词”。近代名士、国民党元老李根源评其曰：“廉泉先生早岁通籍，服官江南，政声卓著。凡游迹所至，必有题咏。国中名胜古迹，浏览殆遍。登山临水，吊古兴怀，廉泉诗中，此诗几占其半。诗能按音谐节，维丽清华，殊不易得，吾永昌(注二十五)道咸间(注二十六)诗人，无出其右。”

道光二十四年(1844)，范公在江宁知县任内，经考核为“卓异”，获得保荐升迁资格，但一直没有机会。道光二十八年(1848)，年过花甲的范公精力锐减，处理繁重的公务往往力不从心。两江总督李星沅在这年二月初二向道光皇帝上奏道：“兹查江宁县知县范仕义云南进士，朴实小心，素知自爱。惟近来办事较形迟滞，于江宁附省首邑不甚相宜，未便稍涉迁就……请旨将范仕义撤任，仍留江苏，遇有相当缺出，另行酌量请补。”(《李文恭公奏议》)一个在任知县，到了晚年得此官方评价实属不易。

对官员业绩品行的评判、衡量，老百姓心中也有杆秤。尤其在离任后，更加客观、公允。官员赢得民意，自然也赢得政声。在如皋，对范公，“民德之，呼为‘佛子’”，还曾送其德政匾额，上书“曲体人情”以颂。曾任高淳县教谕的如皋举人范景瑗有“重排千字文颂廉泉范邑侯政绩”的 250 句长诗，该诗夹注中说，范公在仪征任知县三载后调至如皋，仪征人“去后思之，恭送联额至皋”。范公在宝山县仅任职半年，卸任离开宝山去苏州后，宝山学海书院的诸生专程送上题为《学海甘棠》的诗册。旧时用“甘棠遗爱”作为颂扬离去的地方官用语。这里，甘棠，木名，即棠梨；遗即留；爱，指恩惠恩泽。这正是说明：政声人去后，人心自有衡。



《宝山县志》

注一：射，猜灯谜。

注二：擘窠(bò kē)，指大字。

注三：欧、苏，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和宋代书法家苏轼。

注四：捐廉，捐出自己的养廉银。养廉银是清雍正朝开始对官吏在俸银以外发放的生活和办公补助费，用于提高其工资待遇，以使他们廉洁自律。

注五：月课，明清时每月对学子进行的考试。

注六：寒畯(jùn)，出身寒微而才能杰出的人。

注七：趋(qū)，古同“趋”。

注八：庚寅，道光十年(1830)。

注九：承乏，承继空缺的职位。后多用作任官的谦词。

注十：期年，一周年、一年。

注十一：榃(hui)，小棺材。

注十二：弭(mǐ)，平息，停止，消除。

注十三：矜(jin)，怜悯，怜惜。

注十四：晚香园，清同治《如皋县续志·补遗》：“晚香园在马塘场南街，安徽通判王灿别墅。”即指清乾隆年间，马塘王家院主人、安徽太平府通判王灿构晚香园，文宴于中。王灿，字菊田。其后裔王俊任浙江东阳县丞，候升知县。晚年辞官归隐故里，于同治七年(1870)在晚香园内读画轩前临池筑小楼四楹，曰“眠鸥楼”。光绪十七年(1891)，王俊卒后，园亦倾圮不存。

《如皋县续志》

注十五：搦(nuò)管临池，搦管，握笔、执笔为文之意；临池，指学习书法，或作为书法的代称。用毛笔练习书法。

注十六：觐(jìn)见，指地方官员入朝进见帝王。

注十七：禊，古人一种除灾求福的祭礼，常在春秋二季于水滨举行。

注十八：陶瓿(bù)，古代的一种陶制小瓮，用以盛酒或水。

注十九：菑(zī)，菑初耕的田地。

注二十：霁(jì)，雨雪停止，天放晴。

注二十一：沧洲，近水的地方。

注二十二：淹留，长期逗留。

注二十三：丙夜，三更时候，为晚上十一时至翌日凌晨一时

注二十四：辛盘，古代农历正月初一，用葱韭等五种味道辛辣的菜蔬置盘中供食，取迎新之意

注二十五：永昌，古代的云南省永昌州、永昌府，治所在今保山市。

注二十六：道咸间，指清道光、咸丰年间。

范仕义为《小山泉阁诗存》作序

□ 徐继康

据道光十七年(1837)如皋知县范仕义主修的《如皋县续志》记载，汪为霖曾著有《小山泉阁诗存》、《小山泉阁遗集》、《甲寅集》、《汪氏一家言》等作品，可谓著作丰富。可是令人遗憾的是，如今除了《小山泉阁诗存》外，其它作品均已散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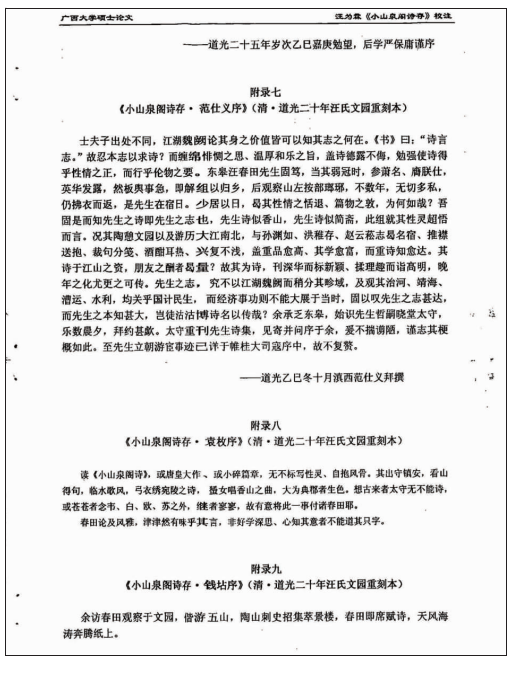
《小山泉阁诗存》是汪为霖的嗣子汪承镛在汪为霖(1763-1822)去世后，搜集校勘汪为霖遗稿精心编刻而成的。前后一共有两个刻本。一个是道光十三年 (1833) 的初刻本，一个是道光二十年(1840)的重刻本。两本皆为汪氏文园家刻本，但镌刻者并不是同一人，初刻本为金陵甘忠元刻，而重刻本则由李尧佐操刀。两个版本从编次到内容都有很大的变动。按存目所载，初刻本存诗合计 894 首，重刻本合计 784 首。初刻本中有 186 首未被收入重刻本，重刻本中也有 52 首是初刻本没有的。诗歌从标题到内容都有不少的改动。据统计，只有 322 首诗在前后两个版本中完全一致。

其实，《小山泉阁诗存》这两个版本给人最大的变化是序文的增加。在初刻本中，书首仅载有道光十一年(1831)韩葑的序，而重刻本除了韩葑的序文外，还依次有道光十八年(1838)阮元序，道光二十五年(1845)严保庸序、道光二十五年(1845)范仕义序以及署名袁枚、钱坫、蒋士铨、钱维乔、赵翼、吴锡麒、唐仲冕的名家序言。这其中，就有五任如皋知县范仕义所写的序文：

士夫子出处不同，江湖魏阙论其身之价值皆可以知其志之何在。《书》曰“诗言志。”故忍本志以求诗？而缠绵悱恻之思，温厚和乐之旨，盖诗德露不侮，勉强使得乎性情之正，而行乎伦物之要。东皋汪春田先生固笃，当其弱冠时，参萧名、膺朕仕、英华发露，然板舆事急，即解组以归乡，后观察山左按部琅琊，不数年，无切多私，仍拂衣而返，是先生在宿日。少居以日，其性情之恬退、篇物之敦，为何如哉？吾固是而知先生之诗即先生之志也，先生诗似香山，先生诗似简斋，此组就其性灵起悟而言。况其陶憩文园以及游历大江南北，与孙渊如、洪稚存、赵云菘曷名宿，推襟送抱、裁句分笺、酒酣耳热、兴复不浅，盖重品愈高、其学愈富，而重诗知愈达。其诗于江山之资，朋友之酬者曷量？故其为诗，刊深华而标新颖、揉理趣而诣高明，晚年之化尤更之可传。先生之志，究不以江湖魏阙而稍分其畛域，及观其治河、靖海、漕运、水利，均关乎国计民生，而经济事功则不能大展于当时，固以叹先生之志甚达，而先生之本知其大，岂徒沽沽名博诗名以传哉？余承乏东皋，始识先生哲嗣晓堂太守，乐数晨夕，拜约甚欢。太守重刊先生诗集，见寄并问序于余，爰不揣谫陋，谨志其梗概如此。至先生立朝游宦事迹已详于帷桂大司寇序中，故不复赘。道光乙巳冬十月滇西范仕义拜撰。

道光十一年 (1831) 至道光二十三年(1843)，范仕义五任如皋知县。而作此序时为道光乙巳冬十月，即道光二十五年(1845)，范仕义已经卸任如皋知县，而是在江宁知县任上。从序文中我们得知，他在如皋时，与汪为霖的嗣子汪承镛(晓堂)相识：“乐数晨夕，拜约甚欢。”道光二十年，汪承镛重刊《小山泉阁诗存》，刻完后寄了一本并求序于范仕义，至道光二十五年冬十月，范序写就，复寄文园。其后，汪承镛对《小山泉阁诗存》进行了补刻。

清末民初如皋的沙元炳评范仕义云：“刺史以进士五莅如皋，在官几十年，时岁丰人和政尚清简，温温无所试，独好与邑中荐绅长者游登高选胜，更倡迭酬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。”读斯序，当知沙健庵此言不虚，范仕义非俗吏也！



广西大学硕士论文　汪为霖《小山泉阁诗存》校注

——道光二十五年岁次乙巳嘉庚勉望，后学严保庸谨序

附录七

《小山泉阁诗存·范仕义序》(清·道光二十年汪氏文园重刻本)

士夫子出处不同，江湖魏阙论其身之价值皆可以知其志之何在。《书》曰：“诗言志。”故忍本志以求诗？而缠绵悱恻之思、温厚和乐之旨，盖诗德露不侮，勉强使得乎性情之正，而行乎伦物之要。东皋汪春田先生固笃，当其弱冠时，参萧名、膺朕仕、英华发露，然板舆事急，即解组以归乡，后观察山左按部琅琊，不数年，无切多私，仍拂衣而返，是先生在宿日。少居以日，其性情之恬退、篇物之敦，为何如哉？吾固是而知先生之诗即先生之志也，先生诗似香山，先生诗似简斋，此组就其性灵起悟而言。况其陶憩文园以及游历大江南北，与孙渊如、洪稚存、赵云菘曷名宿，推襟送抱、裁句分笺、酒酣耳热、兴复不浅，盖重品愈高、其学愈富，而重诗知愈达。其诗于江山之资，朋友之酬者曷量？故其为诗，刊深华而标新颖、揉理趣而诣高明，晚年之化尤更之可传。先生之志，究不以江湖魏阙而稍分其畛域，及观其治河、靖海、漕运、水利，均关乎国计民生，而经济事功则不能大展于当时，固以叹先生之志甚达，而先生之本知其大，岂徒沽沽名博诗名以传哉？余承乏东皋，始识先生哲嗣晓堂太守，乐数晨夕，拜约甚欢。太守重刊先生诗集，见寄并问序于余，爰不揣谫陋，谨志其梗概如此。至先生立朝游宦事迹已详于帷桂大司寇序中，故不复赘。

——道光乙巳冬十月滇西范仕义拜撰

附录八

《小山泉阁诗存·袁枚序》(清·道光二十年汪氏文园重刻本)

读《小山泉阁诗》，或唐皇大作、或小碑篇章，无不标写性灵、自抱风骨。其出守镇安，看山得句，临水歌风，弓衣绣宛陵之诗，掇女唱香山之曲，大为典都者生色。想古来者太守无不能诗，或苍苍者念书、白、欧、苏之外，继者寥寥，故有意将此一举付诸春田耶。

春田论及风雅，津津然有味乎其言，非好学深思、心知其意者不能道其只字。

附录九

《小山泉阁诗存·钱坫序》(清·道光二十年汪氏文园重刻本)

余访春田观察于文园，偕游五山，陶山刺史招集萃景楼，春田即席赋诗，天风海涛奔腾纸上。

《汪为霖<小山泉阁诗存>校注》